

二十子全書 第二十三冊

呂子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23)
函號	丑	94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
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
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
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
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
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
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

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已子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

鄆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爲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

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
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
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
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
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
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
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
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肯凡

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
子斲而裁之比其義焉

序畢

呂氏春秋總目

第一卷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第二卷

呂氏春秋

總目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第三卷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已

四曰論人

五曰園道

第四卷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

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一作詆沒

五曰用衆一作善學

第五卷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

樂四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修樂

四曰適音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第六卷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第七卷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第八卷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窮

第九卷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已

五曰精通

第十卷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第十一卷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第十二卷

季冬紀第十二凡六篇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八立

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六曰序意

一作廉孝

右十二紀凡六十一篇

第十三卷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

一曰有始

二曰名類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第十四卷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眉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已

一作本知
一作不過

第十五卷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勲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第十六卷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

- 一曰先識
- 二曰觀世
- 三曰知接
- 四曰悔過
- 五曰樂成
- 六曰察微
- 七曰去宥
- 八曰正名

第十七卷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

- 一曰審分
- 二曰君守
- 三曰任數
- 四曰勿躬
- 五曰知度
- 六曰慎勢
-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第十八卷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第十九卷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日貴信

八曰舉難

第二十卷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名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第二十一卷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日期賢

四日審爲

五日愛類

六日貴卒

第二十二卷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

一曰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第二十三卷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

一曰貴直

二曰真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第二十四卷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第二十五卷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曰慎小

第二十六卷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辨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目錄終

呂氏春秋第一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孟春紀第一

正月紀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
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
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

青玉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
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
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
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
遂行無有不當廼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
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
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
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
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旣飭
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
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犬飛鳥無麇無卵無聚

呂氏春秋卷一
大衆無置城郭拑骼霾骸是月也不可以稱兵
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無變
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
則風雨不時草木旱槁國乃有恐行秋令則民
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
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本生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
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

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
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
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
則亦失所爲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
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物也者
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
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
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
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

孟子卷一
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

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憚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疆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

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
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
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
不察也

重已

三曰倖至巧也不愛倖之指而愛已之指有
之利故也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
之一蒼壁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
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

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
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
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
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
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
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
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
謂是此之謂太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

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椹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多陽則痿此陰陽

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鞫中大鞫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醢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

呂氏春秋
卷一
六
節乎性也

貴公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
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
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
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
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
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
陽之和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

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
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
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
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
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
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
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
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
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

呂氏春秋 卷一
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

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去私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

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

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

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呂氏春秋第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仲春紀第二

二月紀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

與羊其器䟽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
孤擇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
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
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是月也日夜
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三
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
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
衡石角斗桶正權槩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

扇寢廟必備無作大事以妨農功是月也無竭
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天子乃獻羔開冰先
薦寢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
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
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
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
大旱煥氣早來蟲螟爲害

貴生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

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

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
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
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緒
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
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
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

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
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
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
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
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
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
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
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
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

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

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虧情故每動爲亡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不可足之爲求

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讐意氣易動蹻然
不固矜勢好智習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
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
之遠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聞言而驚
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
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
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
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
竭秋早寒則冬必煩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

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
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
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
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
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
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
以視口不可以食胃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
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世
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自

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當染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

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羊辛歧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郤偃荆莊王染於孫叔

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淖於伍員父之儀越王句踐淖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淖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淖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淖於黃藉秦高疆吳王夫差淖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淖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淖於魏義樞長宋康王淖於唐鞅田不禪此六君者所淖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

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淖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淖不當所淖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淖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淖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

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魯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功名

一作由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疆令之笑不樂疆令之哭不悲疆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黃蚋聚之有酸徙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

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
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
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煥是利大熱在上民
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
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
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
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民無
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故當今之
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

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
若美惡之不可移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
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逢王子
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
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呂氏春秋第二卷終

呂氏春秋第三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季春紀第三

三月紀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
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
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
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

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
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
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
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萌者
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筭
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
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
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達溝
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畢弋罝罾羅網餒

獸之藥無出國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
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挾曲蒙筐后妃齋戒
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蠶事
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
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
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羃牛騰馬游

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國人儻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盡數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

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夙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

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聾爲聾處目則爲瞶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張爲府處足則爲痿爲蹇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腫與蹇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瘞人苦水所多疔與偃人凡食無疆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

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

先已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

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腴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聽

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商周之國謀失於智令困於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疆焉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所事者末也夏后相與有扈戰

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脩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

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論人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疆者失

之彌遠何謂反諸已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

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譬之若御者反諸已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爲在已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

言辯辭以自防禦此不肖王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

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園道

五曰天道園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園也精氣一上一下園周復雜無所稽畱故曰天道園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主執園臣處方方園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園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園道也精行四

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
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
圜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
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爲大重爲輕圜道
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
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
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
言說一一不欲畱畱運爲敗圜道也一也齊至
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

萬物以爲宗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
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
宣通下究藏於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復歸至于
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擁矣
無所擁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
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
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
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
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

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
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皆以
賢者爲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
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
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
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
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
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

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無由至矣

呂氏春秋第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四卷

孟夏紀第四

四月紀

明新安吳勉學校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
祀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善生苦菜秀天
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赤衣

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狃是月也以立夏
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其日立夏盛德
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
欣說乃命樂司習合禮樂命太尉贊傑雋遂賢
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
高無有壞隳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
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
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于都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收麥升
獻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
藥糜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
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少長
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
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
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
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
風來格秀草不實

勸學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義理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

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疆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

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允而反說之夫弗能允而反說是拯溺而碰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

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尊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

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
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
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
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
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
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
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
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
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

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
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
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
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
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
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
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
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
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

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
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
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
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
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寢務
種樹織葩履結置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
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
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
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

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
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
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
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
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
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
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
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疆而平矣有大勢
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

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誣徒

四曰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

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意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已不肯自非愼過

自用不可證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

不然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况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愠懷於俗

羈神於世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以簡則有相反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能受此不能學者之患也

用衆

一作善學

五曰善學老君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

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

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
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
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
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衆
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
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
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
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
內已脩備矣兵士已脩用矣得之衆也四卷終

呂氏春秋第五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仲夏紀第五

五月紀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
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
廟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雞其器高以備養壯狡是月也命樂師脩鞀
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塤箎飭
鍾磬祝敎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
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
牝別其羣則繫騰駒班馬正是月也長日至陰
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撝身欲靜無躁止

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慾定心氣百
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
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
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
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
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大樂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

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
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
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
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
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
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濇以形形
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
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
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

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
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
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
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
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
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
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
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
不得興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

出氏春秋 卷五
三
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
說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
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
可爲形不可爲名疆爲之謂之太乙故一也者
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
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
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
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

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
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
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
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
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劔爲寶愈多而民
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
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

呂氏春秋 卷五
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
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
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
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
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
衆爲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
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
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
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
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
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
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
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
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
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
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
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疆

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適音

四曰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

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

呂氏春秋 卷五
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
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
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
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
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
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
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
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

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
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
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
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
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
義也

古樂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
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

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
不成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羣生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
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
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
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
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
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
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

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
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日含少次制十二
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
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
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
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
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
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
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

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
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鯀先爲樂倡鯀乃偃浸
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
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鼗鼓鐘磬吹苓管塤
箎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鼗擊鐘磬吹苓
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
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
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
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

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
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
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脩九招六列六
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
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
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臯陶作爲夏箛九
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
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
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

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
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
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
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
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
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
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
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

世之所造也

呂氏春秋

卷五

呂氏春秋第五卷終

呂氏春秋第六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季夏紀第六

六月紀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
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
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蚼天子
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呂氏春秋

卷六

一

赤玉食菽與雉其器高以脩是月也令漁師伐
蛟取鼉升龜取鼃乃命虞人入材葦是月也令
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
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
莫不質良勿敢僞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
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
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

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
蕩於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
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
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
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甘
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
多風欬人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
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鷺四
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其蟲保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
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
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
其氣圜以揜

音律

二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
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
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
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

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太呂太簇夾鐘姑洗仲
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
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
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
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
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
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
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
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

大呂之月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
使太族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
或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
事以害群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申
之此令嘉氣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眾巡勸農
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蕤賓之月陽氣在土安
壯養俠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林鐘之月草木盛
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
法飭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

月蟄蟲入宀趣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無
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
故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修別喪紀審
民所終

音初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荊山天大風晦盲
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
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
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

長成人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
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
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
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
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弓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
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
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
及蔡公扞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
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

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
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有娥氏
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
往視之鳴若謐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
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
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凡音者產
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
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
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

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詭譎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制樂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

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閑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吊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

史記卷六
更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無幾何疾乃

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災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災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

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明理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爍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痺小不滋五穀敗不成其以爲樂

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
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
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
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
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
而赤其名曰雲旂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
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
尤之旂其日有闕蝕有倍備有暈珥有不光有
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日有薄

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
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
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欒有天
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鬪星有賓星其氣
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
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
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珥有菟生雉雉亦
生鵠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虵西東馬
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

有舞鵠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雞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民多疾癘道多祿強盲禿偃疋萬恠皆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呂氏春秋第六卷終

呂氏春秋第七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孟秋紀第七

孟秋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則立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

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厲兵簡練桀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

始肅不可以羸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歛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圻墻垣補城郭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後還五穀不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蕩兵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

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

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

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談雖辨文學雖

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疆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旣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

爲義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而取舍人

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凡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

義者爲其罰也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卧則

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竟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

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
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
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
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
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
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
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
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
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

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
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
也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
者不可爲萬數壯佼老幼胎牘之死者大實平
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
流矢蹈白刃加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
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
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
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

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懷寵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

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轍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据傲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歛無期

呂氏春秋 卷七
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
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
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
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救有
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
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
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
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
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

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
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
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
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
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
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
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
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呂氏春秋第七卷終

呂氏春秋第八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仲秋紀第八

仲秋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雋中其
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
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涼風生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
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
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
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撓不
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
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
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
疾以通秋氣以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
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窮修困倉乃命有司趣民

收歛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
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穀蟄蟲俯戶殺
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平
權衡正鈞石齊升角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
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則財物不
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事無逆天數必順
其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
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行夏
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

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論威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

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疆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宵宵

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
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
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
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
鳧舉死磬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
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
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
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
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之

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效之有矣刃未接而欲
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
狂鳧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
險阻要塞鈇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
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
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
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
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
矣吳王壹成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

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鉞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爲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

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旣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

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
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齊桓
公良車三百乘敎卒萬人以爲兵首橫行海內
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今支
中山亡邢狄人滅衛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
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
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
尊天子於衡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
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

東征至于庫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
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
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敎也
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
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
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
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

呂氏春秋 卷八
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
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
實墜若驚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
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
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
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
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
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
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

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
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
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
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
不與鬪雖廝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
之然也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
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
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
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

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
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
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
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
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
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愛士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
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於饑寒故賢主

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
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
失而莖人取之見莖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
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
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
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
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
者已六札矣莖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
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

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譖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

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其之辭者也。其才與主失，故曰而馬矣。
夫主失，則嫡與嫡爭主，此豈可不察乎哉？
然非以是辨嫡與嫡，則嫡與嫡爭主，此豈
可不論乎？嫡與嫡爭主，此豈可不察乎哉？

明新安吳勉學校

季秋紀第九

季秋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
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
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
來賓爵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
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
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籍
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
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
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
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
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搜馬命僕及七駟咸駕載
旂旒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北嚮
以誓之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命主
祠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蟄蟲咸俯在宀皆瑾其戶乃趣獄刑無留有罪
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
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
水兵藏殃敗民多飢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
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

墮師旅必興

順民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

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鄺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

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
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羣臣
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
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
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
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
身自食之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
徼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
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此孤

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
羣臣服劒臂亦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
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首
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
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
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
此先順民心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鮒子鮒子
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

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蘇子曰：以告鴉子。鴉子曰：已死矣，以爲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知士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靜郭君善劑貌辨，劑貌辨之爲人也。多訾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靜

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怒曰：剗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廉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留，無幾何，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劑貌辨見宣王，曰：子靜

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荅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顓涿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宣

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劑貌辨荅曰敬諾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劔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十日謝病疆辭三日而聽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趣患難故也

審已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擒雉而復釋之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

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眞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

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
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丹
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
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
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
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
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越王授有
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
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又惡其一

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
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
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精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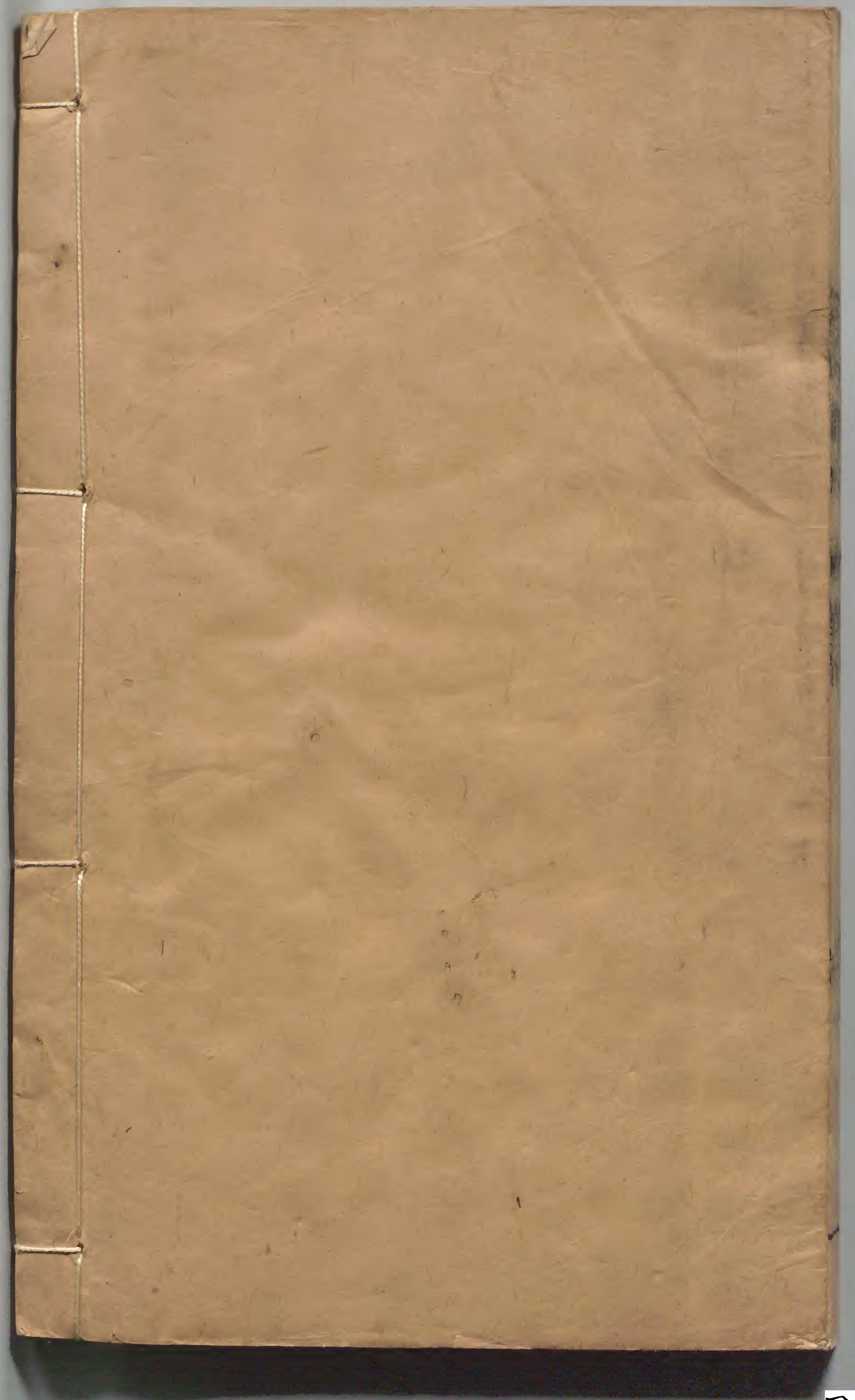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
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
或輒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
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
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

呂氏春秋 卷九
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
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
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
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
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
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
矢乃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
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
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鄺研

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
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
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
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
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
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
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
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
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

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
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
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
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
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
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
待言哉

呂氏春秋第九卷終



二十子全書

第二十冊

呂子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24)	
函號	図	94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呂氏春秋第十卷

明新安吳勉學不校

孟冬紀第十

孟冬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水
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
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墨衣服玄

王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圻城郭戒門閭修棧閉慎關籥固封璽備邊境完

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壘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

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

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

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息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

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盤肝以來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鐘鼎壺盞輦馬衣被戈劒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

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
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
載之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珠玉
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
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
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
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安死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
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
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
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
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
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
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
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
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

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鬻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

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

故宋未亡而東冢相齊未亡而莊公冢相國安
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
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
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
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
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
不非鬪不非爭而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
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

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
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
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
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
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
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

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已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盖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

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龢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龢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彌拙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彊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紂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

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

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捷也

呂氏春秋第十卷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仲冬紀第十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黃鐘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
益壯地始坼鶡鳴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
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藏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餽必潔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

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

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

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

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
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
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
齊王疾痛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
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
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
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
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
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

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
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
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
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
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
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
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
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爲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爲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爲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

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

臣氏春秋 卷十一 五
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
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
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
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
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
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
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
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
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

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
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
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
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
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
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
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
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
爲裸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

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
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
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
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
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
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
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

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
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
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
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
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
禹有淫酒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
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
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穀其頭矣辨若此不
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

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

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疵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

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
文王曰莫謏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
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
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
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

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
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
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
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耻
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
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
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
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

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扞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

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季冬紀第十二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大呂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
北鄉鵲始巢乳雉雉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
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

宏以舛命有司大讎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
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
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
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
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命
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
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星廻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於農民無有
所使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

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
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
芻豢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
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
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山林名川之祀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士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

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劒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介立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橋死

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譖
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
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金蓋
簪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
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
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
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
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
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
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
曰譖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
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鄭人之下韞也莊躋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
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
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
請以避死其卒遁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
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

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

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譖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

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
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
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其頭
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
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
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
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
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

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
重先定也

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
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
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
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
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

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餓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

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爲念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

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
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
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
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爲人君不
得意則不肖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
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
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

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自客胡
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
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
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
謂士矣

序意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
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
頊矣爰有大園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

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荇爲參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荇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荇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荇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荇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有始覽第一

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以殊形
殊能異宜說之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
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

澤有九數風有八等水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
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
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
方曰顓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雉
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
陽天其星張翼轸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
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
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

爲楊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
也北方爲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
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
冥阨荆阮方城穀井陘疵處句注居庸何謂九
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
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
昭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
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凄風西方曰飂風西
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

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爲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衆耳目鼻口

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之精人民禽獸之所安平

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

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
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
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
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
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
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

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
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
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
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
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
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
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

呂氏春秋 卷三
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
則薄矣亡者同名則誦矣其智彌誦者其所同
彌誦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
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
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商
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
之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
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

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
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治則爲
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
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
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
知動靜矣

去尤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
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

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
有所在也人有亾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
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
爲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
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
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
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
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
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

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
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
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
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
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
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
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
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
心不可不察也曾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

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
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
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
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
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
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
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
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於
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
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
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
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
忿老弱凍餒夭瘠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
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
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其
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宐也則必非

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

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於大豆蠡門始習於甘蠅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

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

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

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
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
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
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
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
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
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旣滅而
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
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

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
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
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
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
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
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
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
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
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

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耻臨財物資盡則爲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許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

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患用
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
乎其所不制諄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
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
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
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
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
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
之行也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

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諭大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
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
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
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
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
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
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

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毋群抵天翟不周
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
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佐萬夫之長可以
生謀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
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
久信也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毋
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
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
將及已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

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
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
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
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
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
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然後皆得
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
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
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孝行覽第二

孝行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

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

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弟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

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
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
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飭五聲雜
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飭煎調養口
之道也飭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
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
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
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

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
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
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
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
卒爲難父母旣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
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
逆此作也

本味

二曰求之其本經句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
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
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佚氏女子採桑
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嫪人養
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
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
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
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

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佚氏有佚氏不可伊
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佚氏喜以
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
以爲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
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
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
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
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

呂氏春秋 卷之四
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
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
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
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
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
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
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爇以燿火爨
以犧假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
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

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
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
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
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
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
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
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
不爛甘而不噉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
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獐獐

之炙雋鱣之翠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
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
之鱖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
百碧萑水之魚名曰鯉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
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
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
餘脊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
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
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

茵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
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
櫟南海之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
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
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
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
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
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
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爲必先知

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
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
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首時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
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
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
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
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

釣於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者
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
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
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
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
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
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
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
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

呂氏春秋 卷十四
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
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射王宮鞭荆平
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墨
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
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
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
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
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
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

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
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
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
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
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
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旣下衆
林皆羸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
之難獬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
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

况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飢
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
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
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
魯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
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
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
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
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
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
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
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
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
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僞賊亂貪戾之
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

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
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
氏羗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
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
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
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
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
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
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

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
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
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
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
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
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
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
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
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

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般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

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

於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
雖賢顯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亡
國之主不聞賢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
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
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
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
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
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
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

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
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
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
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
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故曰
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
吾讐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
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
且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

呂氏春秋 卷四
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
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
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
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
擒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
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
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
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
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趙簡子病召太子而

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
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
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
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
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
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
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
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
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

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
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
塗地舞者操兵以聞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
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
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
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
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

慎人

一作
順人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

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
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
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澤之湛
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
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於民人也
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
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
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
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

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
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
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
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
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
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
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
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

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
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
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
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
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
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
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
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愀然推琴喟然

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遇合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

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

卷之四

一

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已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

卷一百一十五

上

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俎
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
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
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
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
讐糜雄頰廣顏色如浹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
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
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讐糜往謝焉楚
王恠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

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
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
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
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
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
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
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
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
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賢聖

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必已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
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乎江蓠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
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
子悲莊子行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
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
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

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
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
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
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
以不材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
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
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訐無訾一龍一蛇與
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禾爲量而浮
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

累此神農黃帝之所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剝尊則虧直則骯合則離愛則噏多智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於是相與趨之行三

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海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

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和調何益張
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與隸姻媾小
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單豹
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
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
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
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
說之因爲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
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

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
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
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
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
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

慎大覽第三

慎大

明 新安 吳勉學 校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桀爲無道暴戾

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其情難得于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

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柰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鄣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

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
祖伊尹世世享商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輦命封
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
於陳下輦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
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
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
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
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
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封比干

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間士過者趨車過
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夫賞
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
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
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
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
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
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
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

呂氏春秋 卷十五
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
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
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
尾終吉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
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
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
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
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

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
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
皆常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
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
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
勝者以術疆弱

權勲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臣以春秋 卷十五
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
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
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
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
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旣罷龔
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
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

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
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
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
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
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
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
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
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

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
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君奚患焉獻公許
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
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
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
車之有輔也車依賴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
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
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
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

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
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
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夙繇
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
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
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
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
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
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

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
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
衛七日而夙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
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
故太上先勝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
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
赴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刻若類掘若壟觸
子苦之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
金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

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
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
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
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
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
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
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

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
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
爲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卑爲布
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狠乎其誠自
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
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
空乎其不爲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
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

也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
無所終窮精克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
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
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
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綬北面而
問焉堯天子也善綬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
甚也善綬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
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

呂氏春秋 卷十五
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
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
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
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
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
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
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
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
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

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
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
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
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
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
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
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
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
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

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
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
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報更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
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
天下之賢者爲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雖未

能王其以爲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
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
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
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
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哺之再咽而後能
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
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
與脯一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

呂氏春秋 卷十五
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
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
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
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
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輦吾請
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
爲臣骹桑下之餓人也還闔而死宣孟遂活此
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
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士
其難知唯博之爲可博則無所遁矣張儀魏氏
餘子也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
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
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
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
不遇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
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
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

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
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名
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
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
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
攻薛夫子弗爲憂文無以復待矣淳于髡曰敬
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
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
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

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
顛蹙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故善說者陳
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
用疆力哉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
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
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

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力雖多材雖
勁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
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爲
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
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
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
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

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
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
其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
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
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
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
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
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

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疆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

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

呂氏春秋 卷十五
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

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

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却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

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

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於是天子賜之
南陽之地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
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
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
桓公舉事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
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爲齊
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
也

貴因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
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
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
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
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
越遠塗也崢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
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
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
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

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
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
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
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
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
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
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
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
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

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
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
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
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
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
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
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
令武王不耕而穫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
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

呂氏春秋 卷十五
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弭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

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欲異口僭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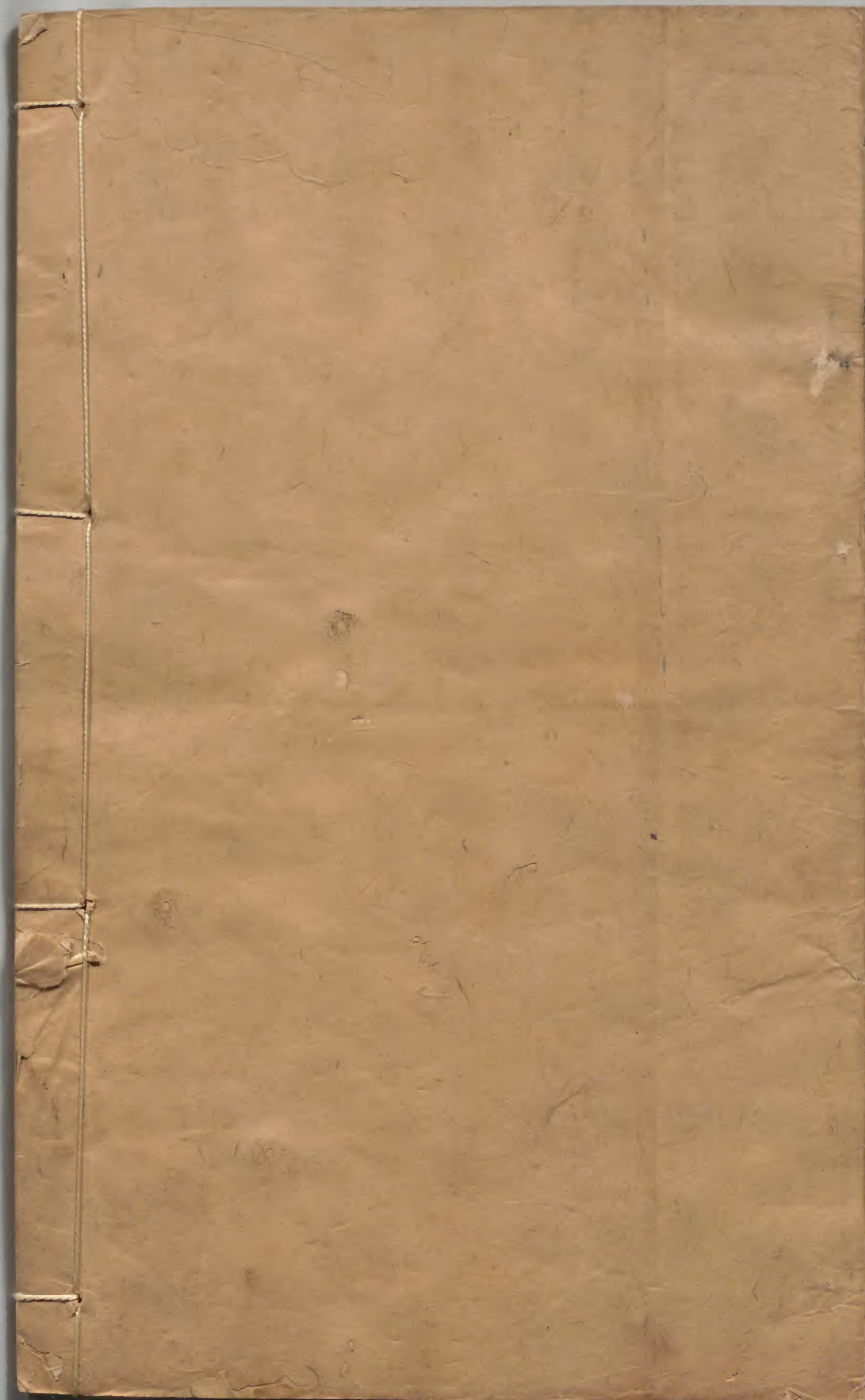
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
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
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
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
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
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
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
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
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

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
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
表澶水澶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
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
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
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
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
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

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
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
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
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
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
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
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
期乎斷不期乎鏤鄒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
驚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

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
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
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
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
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
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
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
之爲政有似於此

多盜河齊國於此
齊國其子豈惡善哉婦此卦時亦必利矣陳國
以中嬰兒入問婦曰此其父善哉其父善
懷婦亦嬰兒也王莽其人其母嬰兒而婦時之
國與此同利已矣而夫不封以地為部豈不
而陰下其來時此不亦惡乎以此卦出為其
其外則而止於此矣其人不亦多也其家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終



二十子全書

第二十五册

吕子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25)	
函號	丑	94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先識覽第四

先識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
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
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
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
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

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妫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

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

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麟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

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亡中山齊

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以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

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

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
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
則賢者在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
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刻不得休息而佞進
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
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
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
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

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
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
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爲君子
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
爲越石父晏子曰譖遽解左騾以贖之載而與
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
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于於患吾於子猶未
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
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

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
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
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俗
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
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
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子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
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

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
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
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
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
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
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
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瞋則與不見同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瞋異瞋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瞋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詭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

可以爲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易

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

呂氏春秋 卷一
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
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
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
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
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此
不卒聽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
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却其忠言而愛其所尊
貴也

悔過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
雖精不能見矣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乎江昔
秦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
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
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
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
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
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

呂氏春秋 卷之六 九
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
師必於殽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
爲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
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
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
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
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
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
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

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
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
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
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
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
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
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
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
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東邊

候晉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疆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

遇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至則不信而言不可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

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
曰麋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麋裘投之無郵用
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
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
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
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
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
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

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
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
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
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魏攻中山
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
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
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今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
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

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
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文侯
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耶中主之患不
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凡舉無易之事氣志視
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
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
功於夏商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以小弱
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疆大乎魏襄王
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

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
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
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
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
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
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
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
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

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
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
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
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
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今時
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
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
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
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

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
啍啍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啍啍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啍啍也止善賢主以之啍啍
也立功

察微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
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
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

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
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
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
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
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
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
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
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

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
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
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
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
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
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
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代郢得荆
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鷄父之戰凡持國太上
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

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

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

臣氏春秋 卷之六
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去宥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

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

呂氏春秋 卷之六
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

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

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
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
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其天矣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
淫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
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克而已
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
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

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
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不爲善而
從邪辟所謂可從悖逆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
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國不亂身不
危奚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
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
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
王丹豈非以自讐邪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
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

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

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

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如衛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七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審分覽第五

審分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

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

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

不獨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

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利於物無肯爲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

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
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
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
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
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
是也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

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
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
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
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
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
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
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
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
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

呂氏春秋 卷十七
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
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
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
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
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
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
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爲君者無識
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
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

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
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
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
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
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
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
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
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
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
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
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
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
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
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
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巧佞之人
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
主之爲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

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
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
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
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
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
人

任數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

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骨者不可冷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爲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

呂氏春秋 卷下
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
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
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
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
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
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
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顙西服壽靡
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

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
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
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
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
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
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
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
矣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
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
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
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黎
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
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
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
今者夢見先君食絜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
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
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
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故李子曰
非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人君而好
爲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
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
日用而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
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

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
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
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曰乘雅作
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
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
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
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
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

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
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
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
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故
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
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
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遯請置以
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

臣氏春秋 卷一
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
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
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
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
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足
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
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

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
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
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
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
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
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
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
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其行情不雕其素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

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爲本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旣

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
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
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
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
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
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
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
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
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

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堯
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
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
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
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
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
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
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
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

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

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馱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

慎勢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拜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

呂氏春秋 卷一
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
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
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
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
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
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
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
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

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
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
曰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
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
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鄣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
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
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
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
之命功名著乎盤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

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
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
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
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櫟因其勢也者令行
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
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
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
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
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

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
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
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
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
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
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
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
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
定堯且屈力而况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

呂氏春秋 卷下
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強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是
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曰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

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
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
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
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
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貫習
不足以成也

執一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
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

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
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
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
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
門間者不一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
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
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
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
國爲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

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

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

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而不勝於越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羸絀之化耶

呂氏春秋第十七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八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審應覽第六

審應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

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

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義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魏昭王問於田蚡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諸乎田蚡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田蚡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

呂氏春秋 卷十八
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詘不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綈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

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如反諸已也公

子胥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胥訾之曰申子
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
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
哉公子胥無以應戰者不習也使人戰者嚴駟
也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
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
嚴駟則可

重言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

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
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
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成王與唐
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
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
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
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
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
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

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
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
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
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
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
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
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
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

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
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嚭
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成
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齊桓公與管
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
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
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蹠痞
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
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

而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
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
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
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
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
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
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
色也君喏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
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

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
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
仲唯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
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精論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
人有好靖者每居海上從靖游靖之至者百數
而不止前後左右盡靖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
父告之曰聞靖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

日之海上而靖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
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
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
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
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
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
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
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
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

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
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
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
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
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
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
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
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

呂氏春秋 卷之八 十七
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漁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人也足高氣疆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

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

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
也劉康公乃倣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
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
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
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
言之謂者可爲

離謂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
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

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
猶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
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
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
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
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
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是不可無辨也
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
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

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
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
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
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
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
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
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
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
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

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
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
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
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
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譴
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
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
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
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

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從之

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

淫辭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

史記卷八
卷八
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
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
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
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
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
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
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
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
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

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
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
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
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
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荆
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
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
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
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宋有澄

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
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
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
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
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
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
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
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
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

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惠子爲魏惠王爲
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
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
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
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謗後亦應之此其
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
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不屈

六曰察士以爲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

難窮矣辭雖窮其爲禍福猶未可知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爲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爲禍矣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

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爲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

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螳螟乎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不治當

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剪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以賊天下爲實以治之爲名匡章之

非不亦可乎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

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應言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蝸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餽則莫

臣以春秋
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
加其醜耶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
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
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
龍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
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
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
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
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

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
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
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
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
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
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
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
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
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

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
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
孟卬割絳窳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
爲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
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卬願大
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
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
曰寧用臧爲司徒無用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
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卬曰王應之

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
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窳安
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
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卬如身是
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居
三日魏王乃聽起賈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
有益也今割國之鎰錘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
以給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
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責以償矣尚有何責

呂氏春秋 卷之八
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孟邛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
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
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
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
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
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
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輒輟行秦雖大勝於長平
三年然後決士民倦糧食當此時也兩周全其

具備

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而入大
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
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入
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

八曰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
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
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
矣湯嘗約於鄆薄矣武王嘗窮於畢程矣伊尹

嘗居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
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
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
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
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
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
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
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
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

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
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
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
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
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
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
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
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
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

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
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
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間行若有嚴
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
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
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
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
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
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

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
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
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
動人心不神

呂氏春秋第十八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九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離俗覽第七

離俗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
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
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
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
微獨舜湯飛兔要褻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

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

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
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
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
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貴富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
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
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
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
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

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
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
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
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
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
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
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
之亦死而不反今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今此處

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
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
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
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
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
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
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
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
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

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
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
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
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
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
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
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
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
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

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
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
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
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
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
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
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桐
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
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

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四十
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
之避矣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
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
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
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
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
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
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

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
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
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
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
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三曰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
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

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
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澹乎
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
不減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
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
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
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
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
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

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其滅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麗姬易之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劒死公子夷吾

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脇使袒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敬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

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

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

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
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
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
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
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
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
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

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
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
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
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
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
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
得稷人不恠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
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

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

其民於寢官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又

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三
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
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
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
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
不是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
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
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
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

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
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
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適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
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
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
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有讎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
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
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
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
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
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
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
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
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

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
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
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
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
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
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
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
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
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
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
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
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
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
情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
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

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
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
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
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
故民因而身爲戮極也不能用威適子陽極也
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
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
之敗也

爲欲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
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
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
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
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
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
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
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
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櫜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

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
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
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
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
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
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
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
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
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

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
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
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
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
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
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
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
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
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

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疆國令
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
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
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
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
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
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
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
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

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貴信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之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

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
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
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
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
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
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
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
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

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
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
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劔至於壇上莊公左搏
桓公右抽劔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
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
鮑叔進曹翹按劔當兩陞之間曰且二君將改
圖母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
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
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

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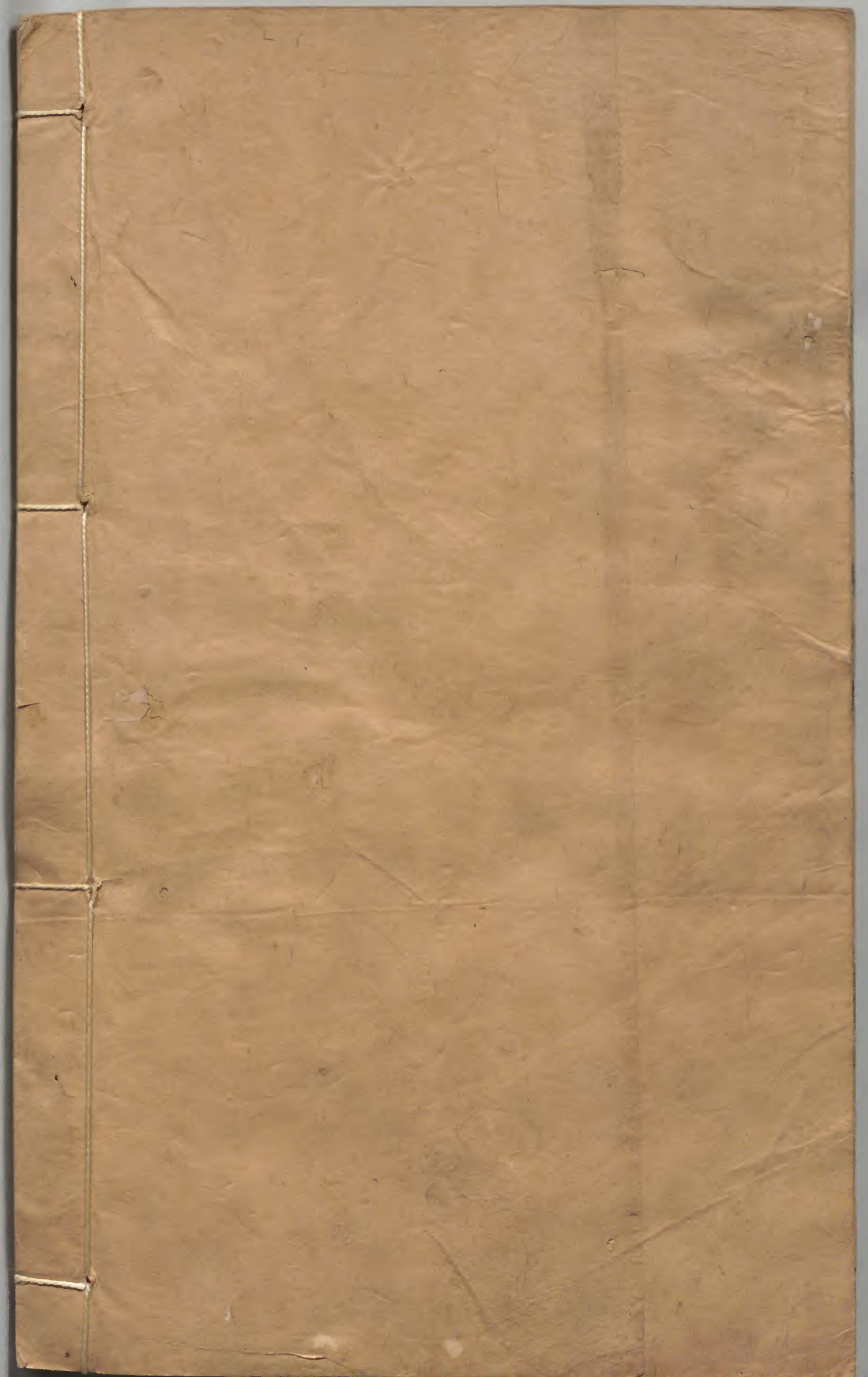
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璫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刼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充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爲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

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

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十九卷終



二十子全書

第二十六冊

呂子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26)	
函號	子 94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恃君覽第八

恃君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

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
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
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
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
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
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
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
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
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

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餘靡之
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氏羗呼唐離水
之西僂人野人篇竿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
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
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
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
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
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
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

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

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

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
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
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
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
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
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
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

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
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
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
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
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
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
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
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
協而耰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

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曰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曰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

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痺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

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

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
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
肉朽骨而棄劒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
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
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
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則禹達乎
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
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嘽廢伏有
盛盈蚩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

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
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
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
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
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勾兵鉤頸謂
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
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
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

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

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召類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

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

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
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隼於前而
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鞅百也吾將徙之
其父曰吾恃爲鞅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
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
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潦
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
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

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
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
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
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
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
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
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
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
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

呂氏春秋 卷三
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
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
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
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旌僨將斃而乃知
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
貴無若賢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
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
無由生矣病之畱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
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國亦有鬱生
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
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
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
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

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

羗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

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纁鞋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

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行論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爲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

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

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
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
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
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
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
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
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
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
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
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
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因
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此濟上之所以敗
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湣王以
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詩曰將欲
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
乎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楚

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
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
爲野鄙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
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
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
蒲䟽之市遂舍於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
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
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
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所以

爲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
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
以病告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疆不足以成此也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
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
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

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

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

竭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
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
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
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
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
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
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
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
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

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
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
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
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
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
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
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趙簡
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

善御矣而鸞徽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邠成子吳起近之矣邠成子爲魯聘於晉過

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

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

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
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
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脰投
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臍脇陳悲相股脚秦牙相
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
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
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
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
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

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開春論第一

開春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
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共伯
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
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

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

歷葬於涸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謫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

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
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
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
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
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
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
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
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
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

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已之爲而
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
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
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
叔嚮爲之奴而股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
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
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
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
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

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

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

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敎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

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

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

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爲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

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
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
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
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
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
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
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

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
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
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
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
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
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
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
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
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
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
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

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
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
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
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
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
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
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
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
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

墮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

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廢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

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

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則溼爲下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

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
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
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
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
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
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
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
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
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

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
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
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
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
信因厚葬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
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
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
後死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慎行論第二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爲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一
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
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
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
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王曰已爲我子矣
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齊
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
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郢宛國人說之無極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郢宛欲飲令尹酒又謂
郢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郢宛曰我賤人

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
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
必觀之已因以爲酬及饗曰惟門左右而寘甲
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郢宛將殺
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郢宛殺
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
尹曰夫無極荆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
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
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
無極之謂乎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
更立景公崔杼相之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
相於是拯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
私闔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
留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嫫與甲以誅之
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
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慶封相

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
龜公孫薑誅封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
人以爲讓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荆靈王
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圖朱方拔之得慶封負之
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黃
帝之貴而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
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爲僂支屬不
可以見行伎之故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

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
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
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
公孫竭是已以義動則無曠事矣人臣與人臣
謀爲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爲義
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

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
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
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
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
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
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
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

呂氏春秋 卷三十一
與車騎以取公子邛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
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
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
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鄭平於秦王臣也
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
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
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
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
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

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
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
不可以交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
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
入三都又况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疑似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
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
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而似通者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鄠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

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

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
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
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
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
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
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
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
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
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
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
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
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籍以成
也何籍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
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

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

矣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足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

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求人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

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搢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續櫛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

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
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
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
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昔者
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
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屬天
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旣已
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

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
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故賢
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害之
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
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皋子衆疑取國召南
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
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
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
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

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
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察傳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
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
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
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
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
也吳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

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
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
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
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
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
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
得失之節也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
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
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

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巳亥也夫巳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巳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三卷

呂氏春秋第二十三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貴直論第三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
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
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
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
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

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

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圉圉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斲斲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

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
子者乎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
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
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
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
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行
人燭過免胃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

之有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
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
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
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
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
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
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
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

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真諫

二曰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

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飲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

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繯綵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紉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

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

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禍及闔廬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蝟雖勝之其後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

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爲擒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爲幘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過理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親受以告諸侯作爲琬

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
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
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
其避丸也使宰人孺熊顛不熟殺之令婦人載
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
之乃使沮麇沮麇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
不若死乃觸廷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
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

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轂於王而見
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
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
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爲檠
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
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
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
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
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壅塞

五曰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

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

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
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
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
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
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
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
戴氏之所以絕也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
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
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

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
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
也道不智聰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
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則疆弓也其嘗所
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
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
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
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

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

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見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施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

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君是爲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而立重耳是爲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歛宥罪戾節噐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定襄王釋宋出穀戍外內皆服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呂氏春秋第二十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四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不苟論第四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聽不自阿必中理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

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
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
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
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
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秦
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
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
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

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
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
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
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耻而西
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
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
欺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
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
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

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
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
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敷於街百
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
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
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
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
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
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

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
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卻子虎不敢固辭
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
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
以霸其由此歟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
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

臣民春秋 卷三十四
治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受
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
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
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
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
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
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
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
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

諾乃使吏鄣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鳴夷置之車
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
以犧猓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
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
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
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
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
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
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

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
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
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
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
吾將爲子游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
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
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
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
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
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
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
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
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
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
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
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

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麗消太子申不自知而死
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
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
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
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
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
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
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

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
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
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
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
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
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微
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
唯翟黃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

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

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菑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菑改官大夫賜守寒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王之所

以治亂安危也

博志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

及世者愚不肖爲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
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
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用智徧者無遂功天之
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
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
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
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
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蓋
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

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
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
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
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
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
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
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
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

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
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
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曰猿荆之善射者莫之
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
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
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
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
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
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
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
以觀後世已

貴當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
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
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
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
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

國朝文獻卷三十四
狸處堂而衆鼠散衰經陳而民知喪竿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

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日驕惑之事不亡奚待人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

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
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
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
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
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
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
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
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呂氏春秋第二十四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

明 新安吳勉學 校

似順論第五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爲
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
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

畜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

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爲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嘻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

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
念憂患而况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
兼於罪鐸爲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
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
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
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盖
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
好懷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者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
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
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
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爲蹇涇之則爲乾金柔錫
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涇而乾或燔
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
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
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
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

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
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劒者曰白所以爲堅
也黃所以爲刳也黃白雜則堅且刳良劒也難
者曰白所以爲不刳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
雜則不堅且不刳也又柔則鏃堅則折劒折且
鏃焉得爲利劒劒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
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
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
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

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
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
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
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
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
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
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
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騫
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固

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

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簍非愛簍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

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分職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其能疆能以其爲疆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呂氏春秋 卷三
武王取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
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
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
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
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
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
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
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
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
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
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
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
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
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
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

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鄆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

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龜是以不寒今民衣幣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失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

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
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
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
治之至也

處方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
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
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

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
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
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
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
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
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
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
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

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
攻荊荆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
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
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
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
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
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
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
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

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
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
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
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
車選間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
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
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
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園則若
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

呂氏春秋 卷之五 十
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爲先王之所舍也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

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蹙於山而蹙於垤齊桓公卽位三

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
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
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
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
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
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
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
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
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

而不成豈獨兵乎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

呂氏春秋第二十六卷

明新安吳勉學校

士容論第六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腴然不
儼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
可恐狠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
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

呂氏春秋 卷二十六
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羞
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
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
以賢取鼠之狗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
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
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
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騫之氣鴻鵠
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
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
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
也今者客所弇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歛客所
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
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
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
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
其若鐘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

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
素樸唐尚敵年爲史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
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
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
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
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
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
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遺
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

患在必自用自用則驕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
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
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務大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
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
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
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
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

臣氏春秋 卷三
三
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鶯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

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爲贊然後皆得其所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

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
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
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
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
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
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
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二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

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
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
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
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
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
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
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
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

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
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
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
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
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
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
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
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
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

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
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
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
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
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
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
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繆繅網
且學不敢出於門畝畧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
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

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
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
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
不絕憂唯必喪其糝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
繼樂四隣來虐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
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
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
真

任地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畊浴士乎子能
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
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
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
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
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
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
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畊五耕五

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
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耨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畦也耨柄尺此
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
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
使地肥而土緩草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莒
始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
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
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稀

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
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
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
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
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
之使其民而郅之民既郅乃以良時慕此從事
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耨禾
不爲耨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鎗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叅發大畊小畝爲青魚肱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

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畊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

無使有餘熟有糲也必務其培其糲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夫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糲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

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糲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壚埴宜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糲之容

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穗闊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

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徒辟米不得恃定熟叩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

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
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
七以爲行而服薄穠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
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
暑雨未至蚰動蚰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
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
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
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
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
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獻智四衛變
疆殍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
正五穀而已矣

呂氏春秋

卷二十六

呂氏春秋
似第二十六卷

